



照片『故事』

吴钢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照片『故』事

吴钢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照片“故”事 / 吴钢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9

ISBN 978-7-108-05831-7

I. ①照… II. ①吴…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8390 号

特邀编辑 吴 彬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字 数 180 千字 图 325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笨儿吴钢学艺记（代序一） 吴祖光	1
吴钢为我拍照（代序二） 姜 昆	7
爸爸给了我照相机	11
妈妈从银幕上走下来	35
我的家之一：栖凤楼的小楼	52
我的家之二：马家庙的四合院	64
我的家之三：和平里和东大桥的单元楼	91
六十年前的底片：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 拍摄中的照片故事	102
“程迷”·程派传人·程氏后人	120
票戏在巴黎	171
附 录 吴祖光：《五次票戏记》	181
劫后盛会上的珍贵留影	193
暗香浮动的“梅花”：忆“梅花奖”旧事	205
拍摄一个“真有所思”的曹禺伯伯	218

赵丹、金山与京剧《秦香莲》	234
“父一辈、子一辈”：纪念英勇的业余纪实摄影家侯耀文兄	240
“师徒如父子”：遥祭张祖道叔叔	253
追忆：梅葆玖先生和他的法国因缘	261
二十年交往记事：怀念朱德群老师	272
重穿厚底靴：浩亮复出记	296
兄弟姜昆：从“推轮椅”到“办影展”	304
老相机拍出的“英娘”与“孔雀公主”	317
“勤行”出独家镜头：记巩俐与偶像的奇遇	327
刹那和永恒：相机记录下的范曾身影	335
后 记	345

笨儿吴钢学艺记（代序一）

吴祖光

吴钢三岁时候，我给他买了第一辆儿童玩具三轮脚踏车。他十分高兴地在客厅里骑车绕圈儿，越骑越快，猛一下撞在那座新买来还不足半个月的落地收音机上。于是正在乐声悠扬的机器立即暗哑无声了，主要机件已经被彻底地、完全地撞坏，不能修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收音机乃属珍贵稀罕之物，被这浑小子一下毁掉。

小时候，吴钢对光彩、颜色感觉有兴趣，我带他去看戏，他最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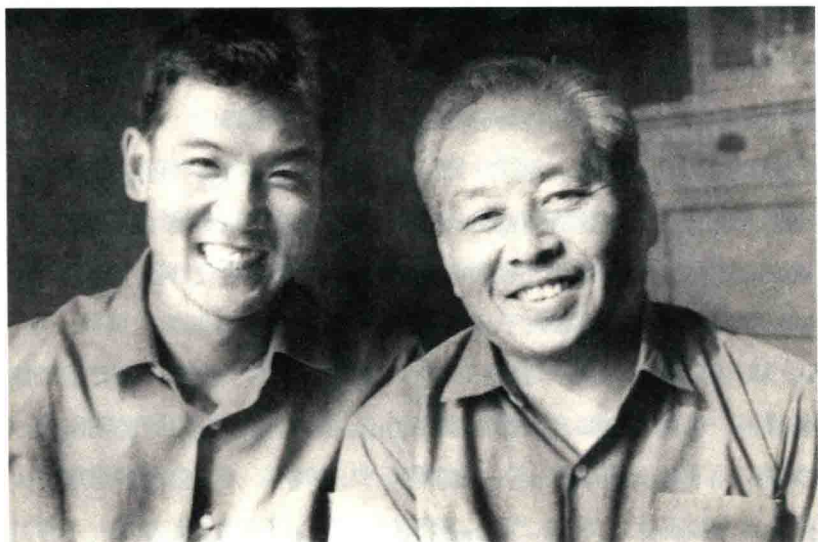
吴钢三岁时骑儿童三轮脚踏车。吴祖光摄影

赏的是大花脸。对人家说：看，他脸上画了那么些蜡笔！国庆节的夜晚，四面八方的探照灯在夜空中扫射，他说：探照灯在天上打架。听他这样说话的一位叔叔说：这孩子在做诗。

吴钢小时长得又黑又胖，小名大牛。看起来长大后将是一条爱闯祸的莽汉，但是逐渐显露出来的性格却是胆子极小。有一回家里人全出去了，只留下他和比他小六岁的妹妹在家。妹妹只有六岁，两人玩着玩着，他忽然说：我得出去，我害怕！妹妹说：我在这儿，你怕什么？就为了治治他的胆小，我安排他单独睡一间屋子；但他常常半夜一人跑出来，敲开祖母的房门，要求和婆婆一起睡。吴钢上中学了，业余爱好不少，喜欢打篮球、溜冰，表现为身手矫健，但都适可而止，达不到入迷的程度。又渐渐发现他对小机器有兴趣，譬如给他买了一个闹钟，不久就被他拆散了，批评了他一顿，他又给重新装起来了。这方面的本事，他的弟弟妹妹都没有，更不用说爸爸妈妈了。看来这是天生的，我很高兴，我家很有可能出这么一个能工巧匠。中学生那时兴玩矿石收音机，他也迷上这个玩意儿。但是这种收音机得装天线，他把同学约到家里，让同学上房装线，他只站在地上仰着脖子递线和工具材料。弟弟比他小四岁，争着要上房，而他始终不敢。

回首数十年来事，我很惭愧，由于经常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我极少关心孩子们的前途。孩子的妈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但由于受到我的牵累也常常是左顾右盼力不从心。光阴流逝，不知怎么，像变魔术似的，孩子们忽然都长大了。

吴钢刚念到高中，爆发了那一场为祸十年的民族灾难。我在劫难逃，被迫隔离，约近七年时间不能与家人相聚，孩子们不幸投胎“黑帮”之家，也只得随命运安排飘蓬流转。吴钢曾在农村插队三年，然后回城，还是得到好心人的照顾才进入一家百货商店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吴祖光、吴钢父子在和平里家中合影。张祖道摄影

我们家三个孩子小时候都爱画画，这可能都是受了祖父的影响。商店经理发现吴钢有点儿这方面的才能，就派他在百货商店里布置橱窗和摄影。同时，他用了很短时间就学会了驾驶送货的三轮摩托车，接着就拜了个老司机为师，学会开卡车、小轿车、大轿车，没见他付出太大的努力就考取了全项的司机驾驶执照。显然这是他从小便爱鼓捣小机器零件的合理发展。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里一架质量一般的照相机已成为吴钢专用的了。对于照相我曾有一番难言史。一九四七年由于命运的拨弄，我曾经并非自愿地做过十年电影导演。开始的两年是在香港，因此未能免俗地背上了一架当时最新式的莱卡相机。然而用了不久竟然被人撬开办公桌锁着的抽屉将相机偷走，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之时兴高采烈地又买了一架更新式的莱卡相机飞回祖国内地。这架机器由于当时在国内少见，被新创办的人民画报社再三情商而出让给了他们。

当时我有点舍不得，但是亦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一机在手免不了为人留相，照得好皆大欢喜，照得不好对方就不开心，我就受过许多小姐太太们的抱怨。当然照好了事就更多，你得去添印、放大，照得越好越得放得大点送人。还有，日子长了，你早忘了，可是人家没忘，也因此常常挨骂，这真叫吃力不讨好。乃至现在儿子成了摄影家，我这做老子的还要常常代儿受过，不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儿子吴钢给我照的相，这么多日子还不给我？

吴钢用那架相机学习摄影，到了着迷的程度。我叫他去拜了个高级师傅，就是戏剧舞台摄影大家张祖道，他是我四十年的老朋友，如今成了儿子的老师与密友。一起拍照，一起钻研，一起在暗房里放大照片到深夜而乐此不疲。再往后我又给儿子找到另一位大师——香港的陈复礼先生，吴钢得到了更大的幸运、更高级的培养。一九七八年，吴钢正式调到现名《中国戏剧》月刊做摄影记者，开始了对戏剧、戏剧演员的拍照。由于我们长期从事戏剧工作，孩子从小受到戏剧艺术的熏陶，经常晚上跟妈妈到剧场看戏，前台后台跑来跑去，第二天还和弟弟妹妹们学演戏。此外又和许多演员熟识起来，老一辈演员至今还叫他的小名大牛。到后来便以拍舞台，尤其是戏曲舞台摄影为专业，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目前戏剧演出不景气、观众减少的状况下，孩子能够继承父母的事业，为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做一点工作，也使做家长的感到欣慰。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当有一种对事业的忠诚。儿子的事业和他使用的相机分不开，保护自己使用的工具理应是自己的本分和职责。平时看见那些背了一身大大小小的相机、照明灯、相机架甚至电瓶等的摄影师们就联想到儿子身上的沉重负担。几年前，我写的反映评剧艺人生活的影片《闯江湖》在天津开拍，有一场戏由于导演的坚持，邀请我的妻子新凤霞串演一场戏中戏《凤还巢》的镜头，是在河

北省河间县一个古旧的小舞台上真景拍摄。儿子作为记者，又是半身瘫痪妈妈的保护人，随同摄制组一同来到河间县。正在拍摄当中，忽然发生了一个大灯泡爆炸的事故，生病的妈妈倒没有被吓倒，而背着相机正在拍剧照的儿子却从台口一跤栽倒在乐池里。还有一次事故是：在音乐学院学习声乐的小妹妹头一次在容纳两万多人的首都体育馆里表演独唱，大哥哥背了一身照相器材忙着给妹妹和其他演员拍照，谁知正匆匆走过运动场中心地带时，怎么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在两万观众两万双眼睛注视之下引起一个大震动，把大家的肚子都快笑疼了。然而奇迹在于：两次大摔跤里，儿子背的一身器材全部安然无损，尽管一次是把裤子撕破，一次是把屁股摔青了。两次惊险历程都证明吴钢是一个合格的摄影家，具有一种为事业献身、宁舍命不舍器材的精神。

由于十年浩劫，吴钢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只是在劫后复苏的时候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艺术摄影系。两年的专业学习，使他得以深入钻研自己的业务，在用新的摄影技术来反映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方面，做了一些新颖的、富有奇趣的探索和尝试，在戏曲人物形象的摄影专业上取得了读者承认的成绩。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成就，是人类文明的艺术结晶；中国的戏曲舞台是神奇的梦幻世界，典雅秀丽、雍容华贵、多姿多彩、举世无双。对于儿子能利用现代摄影的技术条件摘取古典戏曲艺术的精髓神韵，拍摄出这样奇幻美妙的照片，把众多中国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戏曲艺术家最精彩的瞬间长留天地之间，我感到无限喜悦。

香港年轻一代的摄影大家水禾田先生将为吴钢出版一本他的摄影作品专集《出将入相》，要我为这本画册写一篇后记。后记写成已经跨过了两个年头，而画册尚迟迟未能出版，这种出书的速度到了可与内地比慢的程度了，真正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在刚过去的一九八八

年，吴钢的戏曲摄影展在北京和台北两地同时作了展出，都取得不小的成功。我将这篇《后记》重新写了一遍，并叫吴钢找来几幅作品和海峡两岸展览会的现场照片交给一家杂志发表，作为对我的三个孩子当中最笨的吴钢（黄宗江语）的一种鼓励，也就不避夸儿之嫌了。

吴钢为我拍照（代序二）

姜 昆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吴钢就为我和侯耀文共同出席中国第四届文代会留下了珍贵镜头。

一九八五年，我和他陪新风霞与吴祖光先生出访新加坡，为新加坡首届华语相声大赛当评委。我是吴先生的义子，叫新风霞为“老妈”，称吴先生为“老爸”，吴钢身为他们的长子，我称他“吴钢哥”。

吴钢哥的任务是照顾老妈的身体，但老妈一休息，他的任务就改成陪我四处游逛“猎奇”了。

他是摄影家，自然知道一些当地的“自然景观”。一天，他告诉我：“牛车水边上有一条‘同性恋街’，这是一景儿！”我当即表态：“得看看！”我走在前边，他提着照相机在后面，我在前边搭话儿，他在后边抓“西洋镜”。

一个小伙子，梳分头，抹红脸蛋，穿短裤，一见我便摇着手中的折扇走过来：“喂，小白脸，是不是来自台北？”我忙解释：“胡梭（说），我来自高雄耶！”吴钢一边偷偷乐，一边按动手中的快门。

以后的四十来年中，吴钢的照相机一直不断记录我的行踪。

八十年代的照片有与谢添、赵子岳前辈的相聚，有在第五届文代会上向香港著名摄影师陈复礼求教；九十年代初有与董寿平、管桦、凌子风老人们于美术馆共赏丹青，在巴黎探望深居简出的朱德群大师



吴钢陪同姜昆探望绘画大师朱德群。二〇〇五年摄于巴黎朱德群寓所



姜昆与夫人李静民在新装修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六楼合影。吴钢摄于二〇〇九年

和范曾，有与卓别林的孙子、孙女聚会于著名影星宝特丽黛·拉芳的寓所；还有二十一世纪游走欧洲与法国最著名电视喜剧明星罗马诺夫相会，等等。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张张照片都是“失不再来”的，一个人不可能抓回逝去的时光，我也只能在吴钢抓拍的一张张影像中，找回那历史的一瞬间。

我大小也算个明星，但是吴钢可能烦明星身上那道所谓的“光环”，所以他从来不让我照明星照。我和妻子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留影，是坐在一个屋子里的落地窗前，借着夕阳的余晖拍摄的。许多摄影家看后说：“吴钢就是大家，选的地点和姿势都和一般人不一样！”当然，大家不知道，吴钢让我坐在地上照，是因为那间屋子正在装修，根本没有椅子，只有那么一块地方能拍照，不过他敢在这个地方照，那凭的是“艺高人胆大”了。

我想在巴黎留一张纪念照，他说，你骑巴黎市政府提供的自行车，基本上是免费的，别的地方没有。于是，他让我这四十年没摸过自行车的人足足骑了两个小时进行拍照。第二天，我的大腿足足疼了一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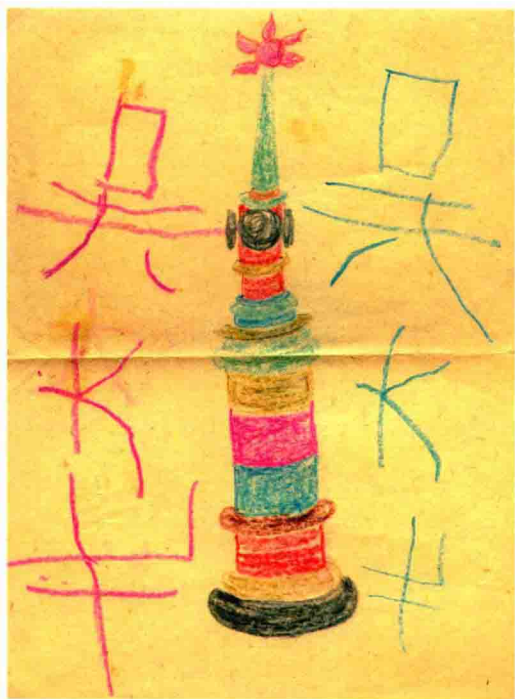
姜昆在巴黎骑自行车。吴钢摄于二〇一四年

爸爸给了我照相机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爸爸名叫吴祖光，妈妈名叫新凤霞。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北京东单附近栖凤楼胡同的一个院子里。家里用了一个阿姨叫作秀贞。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个毛病，要大人给讲故事，听着故事才能够睡着。秀贞阿姨和妈妈讲故事我不愿意听，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他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后来大了一些，知道父亲是作家，是写故事的人。

父亲一生交游广阔，朋友特别多，家里经常来一些艺术家，很多是画家和演员，有时候就在家画画和写字，我看了以后就学着涂画，爸爸看到我喜欢画画，给我买了彩色蜡笔和彩色铅笔，鼓励我学画。儿时涂画的这些作品，爸爸都细心保存了下来，直到我长大结婚的时候，他才把这些存放多年的儿童画交给我。其中有一张画，是我照着六叔吴祖强送给我的一个克里姆林宫的积木画的。

在东单栖凤楼的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其中有不少是父亲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那时有一位仰光华侨富商的弟弟唐瑜，用哥哥给他的钱在重庆盖了一栋大房子，父亲和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就一起住在里面。这些文艺界人士作息时间没有规律、自由散漫，自嘲为“二流子”。因此这座房子被郭沫若开玩笑称为“二流堂”。解放后，重庆“二流堂”里的父亲、盛家伦、黄苗子、郁风等又一起住在栖凤楼



吴钢幼时画的克里姆林宫，署的是小名“吴大牛”



左起：六婶郑丽琴、六叔吴祖强、父亲抱着吴钢。张祖道一九五二年摄于东单栖凤楼的院子里